

商业王国的腥风血雨
豪商巨贾的暗黑阴谋

终局者

项维
——
著



[继承者之战 X 心理罪之恶
完美谋杀计划 VS 第一破案神探]

恐怖连环杀人案牵出一段离奇的家族秘史

过山车式悬疑力作，挑战你的常识！

看似天衣无缝的推理，在最后一刻，全被颠覆！



幻想国

终局者

商业王国的腥风血雨
豪商巨贾的暗黑阴谋



项维 / 著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终局者 / 项维著. -- 海口 : 海南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443-7976-2

I. ①终… II. ①项…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22411 号

终局者

作 者: 项 维

监 制: 冉子健

丛书策划: 冉子健 刘军民 陈 娟

责任编辑: 孙 芳

执行编辑: 朱庭萱

责任印制: 杨 程

印刷装订: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读者服务: 蔡爱霞 郅亚楠

出版发行: 海南出版社

总社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 570216

北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红军营南路 15 号瑞普大厦 C 座 1802 室

电 话: 0898-66830929 010-64828814-602

投稿邮箱: hnbook@263.net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304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43-7976-2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更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 001
第二章	\ 004
第三章	\ 008
第四章	\ 013
第五章	\ 032
第六章	\ 046
第七章	\ 068
第八章	\ 082
第九章	\ 108
第十章	\ 121
第十一章	\ 160
第十二章	\ 178
第十三章	\ 209
第十四章	\ 226

第十五章	\ 251
第十六章	\ 274
第十七章	\ 297
尾声	\ 318

第一章

谭师傅站在自己的铲车旁边，看着眼前那片泥土，从口袋里掏出了打火机跟香烟，抽了一支，点上，狠狠地吸了起来。这是谭师傅的老习惯了，每天开工之前，先抽完一支烟。

谭师傅眼前的那块山地有三分之一已经平整了，还有三分之一是坑坑洼洼的，至于其余的三分之一，还是带着树桩凹凸不平的坡地。一个月前，这里还是一片树林，是见证了谭师傅的成长树林。

38年前，谭师傅出生时，父母就生活在树林外面的小村落里，38年过去后，小村落变成了大城市外围的郊区。城市发展很快，规模也日益扩大，这意味着对土地的渴求也很急切，城市周边的农田、稻田便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商业中心，一幢幢楼房，原本属于郊区的地方也变成了城市的一部分，并继续蚕食着更多的山地。

谭师傅生活的郊外也不例外。自从政府把南空区这方圆百里的范围划为开发区后，许多土地开发商便进驻了进来，原本平静的郊外，民居人声沸扬起来。对于尚落后于城市中心的郊民来说，这或许是好事情——开发意味着商机，意味着工作，意味着他们的居住处所也被纳入城市发展建设的规划里，生活亦因此能产生起色。

谭师傅是对未来充满憧憬的人群里的一员，更别说他此刻是身为顾氏土地开发公司里的一名员工。

谭师傅抽完了那根烟，打开铲车驾驶室，爬了上去，开动车子驶向了那块林地，铲车平稳地开过了平整的面积，颠簸着开过了坑坑洼洼的地面，来到了那片凹凸不平的坡地前面，他如今的工作，是将坡地铲掉，将其夷为平地。

工作很简单，也很枯燥。谭师傅操作手柄运作工作泵，升出铲斗，铲掘坡地泥土与石块，再将挖掘出的泥土与石块倾倒入一边。谭师傅如此作业了几个来回后，在倾倒一斗泥土时，看到有白色的形状很怪异的石头混在了其中，还有什么东西闪耀了一下。谭师傅忍不住多看了一眼倾倒在地的泥土时，吃了一惊，他停下了铲车，打开驾驶室的门跳了下去，而后走到了刚刚倾倒的那堆泥石旁边，看真切了那些白色的石头——压根儿不是石头，而是人的骨头，其中甚至有露出眼窝洞的骷髅头骨。

谭师傅后退了几步，差点没摔倒在地上。他意识到自己挖出了不知道什么人的尸骨来了。

冷静下来后，谭师傅才慢慢地又走到了那夹杂着尸骨的泥土旁边。在他的记忆里，似乎从来没听说有哪户人家在原本是山林的这个地方葬过什么死人的，因此不应该是他无意中挖了谁家的坟了，再说，如果是坟的话，坟头应该有坟木或坟碑才是，或者树林被砍伐之前，坟主就应该收到通知迁坟，他们这些工作人员也会被告知注意。

那这是谁的尸骨呢？

谭师傅第一时间拨了电话通知工队的头儿，在得到指示中止作业后，谭师傅在等着工头带人来处理的空当儿，又细细地看着那些白骨，发现之前闪耀的东西，是个戒指，戒头似乎是颗绿色的宝石，在阳光下熠熠发光，半掩埋在泥土里。谭师傅伸手把戒指小心翼翼地拿了出来，仔细擦了擦，看到金色的戒托后印着一个字，像是个“辰”字。

谭师傅握着戒指想放进口袋里时，视线落到了那些尸骨上。这人的尸体腐朽得只剩下白骨，或许只能凭借随身物品辨认身份了。

谭师傅犹豫了片刻，把戒指重新塞进了泥土里。

不消片刻，工头带着几个人匆匆赶到，谭师傅赶紧迎了上去，在边讲

述边带他们到白骨边时，他注意到工头带来处理这件事的人，是顾雍——顾总经理。

顾总经理看着泥土里的白骨，问：“确定这范围内是没有任何坟头的吗？”

工头与谭师傅均点头肯定。

顾总经理犹豫了一下：“报警吧！”

“啊？”

“这种事情瞒着也是不行的，就说我们在施工场地发现了不明尸骨，要警察方面过来查看一下，走个形式也是要的，别被新闻媒体知道了责怪我们办事不周。”

“好的。”

“负责工作的是你吧？是谭师傅？”顾总经理看了一眼谭师傅工作服上的名字。

“是的。”

“你就先休息几天，等警察方面说能行了，你再开工。”

“哎，好。”谭师傅拍拍衣服，打算去办公室交代一声下班，走出一段路，忍不住回头，看到顾总经理蹲了下去，似乎很懊恼的样子。

据说，这块地是顾氏在政府拍卖时高额竞价才获得开发权的，而顾总经理作为顾氏家族的长孙，顾董事长的继承人，刚升任集团的总经理时间没多久，顾氏家族的人、顾氏企业的所有员工，都等着看顾总经理的能力究竟如何，如今出了这种意外，难怪他会紧张。

第二章

王勇全无意中知道了一个秘密。

王勇全是顾氏连锁百货其中一个分店门面的经理，从小小的柜台售货员一直干到经理，花了他大半生的时间。他用这份工作抚养长大的一个女儿，如今也在同一家百货公司里，更别提他大学毕业没多久的儿子已经作为管理阶层的储备干部，调到了公司总部进行培训。

王勇全如今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那个秘密，如果他告发了，不仅对百货公司的营业，甚至是顾氏名下的其他行业产生恶劣的影响，那就会危及到自己，甚至是儿女的工作。但如果自己秘而不宣，任其发展下去，对顾氏企业的危害，亦是无法想象的，或许，在殃及他老东家名下的其他业务时，毁了整个企业的根基。

提到老东家，王勇全心里不由自主地便升起了一股感激之情。想当年，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正是那时顾家的大当家、如今的顾老爷子救了他，还给了他一份赖以生存的工作。那以后王勇全便一直给顾家办事，看着顾家从一个小小的商铺，慢慢扩大，发展成为本市首屈一数的百货大家，再在此基础上，发展起了酒店业务跟房地产业务，成为当地不可撼动的企业巨商。

而王勇全，也从默默无名之辈，变成了今天别人口里的王经理。可以说，顾氏一家，都是他一生的贵人，正是因为顾家对他的扶持，他才得以活到了今天，甚至还儿女双全。那双孝顺能干的儿女是王勇全的骄傲，尤

其是儿子王大力。

当下的年轻人有多浮躁，王勇全是深有体会的。

他知道现在的时势不同他打拼的那个年代了，新兴的行业很多，尤其是互联网产生以后，一些闻所未闻、他也无法理解的企业诞生了。但其中某些行业，却在看似繁华的泡沫中，对年轻一辈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比如说，不好好学习，不好好掌握一门技术，也不好好找一份工作的年轻人，弄些什么视频访谈之类的东西，放在互联网上，靠什么点击观看数赚钱的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再自称是什么网红之类的名人。

王勇全对这类年轻人没半点好感，但这类年轻人却越来越多了。他隔壁邻居的女儿就是这样，好好的正经大学不去上，天生的脸蛋，学明星去动刀子，然后削尖了脑袋去参加什么真人秀，再花父母的钱买些名牌包名牌衣服，做无稽的排列组合后，拍照放什么网站上，竟然也能糊弄一群头脑不清的女人，张口闭口就是什么时尚教主。

让王勇全感到这种风气演变得愈发激烈的是上个星期，各个百货分店的经理开会，闲时谈到彼此的儿女，他的老朋友老林，一起勤苦工作了那么多年的莫逆之交，谈起自己的儿子，慨叹自己生不逢时，只能洒泪抛血工作几十年才能换来高薪，不像现在他的儿子，在互联网上嘴巴动两下，笔杆子写两行，煽动了一群毫无辨识力的观众，就能轻易赚到他们当年这个年纪赚不到的钱了。王勇全才知道，老林的儿子，如今成了年薪百万的励志人物，还有个炙手可热的名衔。

他看了那些号称催泪的文章，像是高考应试作文，漏洞百出，狗屁不通，对此王勇全嗤之以鼻。

老林的儿子有多少斤两，自己这个从小看他长大的伯伯是心里有数的：大力上小学的时候，他在街道二流子当中混迹；大力上中学的时候，他因为聚众斗殴进了劳教所；大力上高中的时候，他就因为搞大了同龄少女的肚子被少女的家人打断了一只胳膊；等大力上完高中，王勇全送完女儿上大学后，咬紧牙关省吃俭用送了大力去海外留学的时候，他早结婚又离婚，好吃懒做得压根儿找不到工作，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了励志人物？

王勇全心里对这种年轻人鄙视不已。

若真论什么时尚教主，什么励志人物，怎么不见顾家的女人们、男人们出这个风头？怎么不见其他行业金字塔尖上的精英来写他们的见解跟评论？要听人生大道理，问他王勇全，他这个见过风浪的老员工，或者问问他们家里那些有出息的人物，也好过问那个二混子。

不过，或许，这些人，包括他自己，都因为深谙“什么都不说，就是什么都说了”的真理。于是，最有资格、最有权威的那群人不吭声。这群做人不成功、无一技之长的年轻小辈倒是以出卖自己廉价浅薄的皮毛来做为谋生手段了，也竟然被那么一群肤浅的人奉为玉帛？于是乐此不彼、虚幻的光晕越来越大。

这些哪里称得上是新时代的文化？不过是泡沫而已，若太多的人沉迷其中，甚至是有可能会摧毁了年轻一代人文意识的精神鸦片。

幸亏大力不是这样。

王勇全看老朋友丝毫没有察觉到危机感，却觉得昔日恨铁不成钢的儿子如今出息了、满怀得意的时候，轻轻地为自己松了口气。大力本分，踏踏实实地学，勤勤恳恳地做，从来没有一步登天那些华而不实的想法。

王勇全不是老古董，在新形势下不懂得变通。他知道社会上有市场，所以才催生了这批靠脸蛋靠胡说八道吃饭的人，然而，多年的社会经历告诉他，那些都是泡沫。能在那么多行业里站稳根基的，从古至今，都是靠实干。如果没有那些脚踏实地创下实业的人，社会的经济根本不会发展。就如同工业革命之后，没有创下实业的国家，落后愚昧，而现在是，没有积极探索科技力量的国家，停滞荒废。

多少忽悠人的人，多少被忽悠的人，麻痹在喧嚣的虚无里无法自拔，泡沫消去后，他们只会发现自己更无能，更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因为那些蓬勃发展起来的新兴实业所提供的工作机会，几乎都会被那些冷静理智的人捷足先登获得了。

王勇全庆幸自己的女儿与儿子不属于不负责任的忽悠人的人，也不属于那些没有主见被忽悠的人，他看得到一双儿女光明的未来。

然而，现在，他知道的这个秘密，极有可能危及到儿女的前途。

王勇全心里焦虑不已。

顾家的企业发展得好，他王勇全才有这么优厚的工作，顾家的企业继续发展得好，他一双儿女的职业才越来越有提升。他王勇全一家的命运与顾家的事业发展是休戚相关的。他要怎么处置这个秘密呢？

他之前想直接去找顾董事，但却怕愧对顾总经理。特别是被贿赂不成遭到威胁后，他如果轻举妄动，或许在阻止事态恶劣发展之前，他们一家三口就被扫地出门了。然而，即使他保持缄默，若日后顾氏企业出了问题，他们一家三口的前途也就都没了。王勇全思前想后，最终决定，还是得去告诉顾董事。毕竟，这关系到日后顾氏家族企业所有员工的前途，如果公司没了，他们也没了立足之地。

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存焉？

第三章

周阿吉是吉祥宠物店的执业兽医，也是宠物店的店主，妻子李丽祥则在顾氏酒店的礼宾部工作。

今天是周六，难得换班休息的妻子就在隔壁喝着下午茶。

周阿吉把手里打完疫苗的小狗放进了狗窝，看着寄养区里各种各样的宠物：乖巧的八哥，用爪子搔着铁栅栏的哈士奇，不甘心乖乖听话只能低声抗议的博美……他不时逗弄着这些小动物，然后走到饲养区，扫了一眼便叹了口气：“阿福你又溜到哪里去了？”

阿福是一只白色间带黑斑纹的短毛猫，因为胖呼呼憨厚得像年画上那个小男孩阿福，所以得名阿福，然而阿福看起来是老实的一只猫，其实是汇聚了猫所有特性的一只猫，不安分，不粘人，总喜欢往外钻，但每过一段时间——短则一两个星期，长则两三个月——总会弄得浑身伤痕、脏兮兮地回来，而每一次，都是小美负责把阿福弄干净，嘴里又是埋怨又是心疼：“阿福啊，吃了亏要长记性，呆在这有吃有喝的，多舒服，别跑出去了，知道吗？”

阿福每次都都很无辜地竖起猫耳朵听着，在宠物店没呆几天，便又溜了出去，毕竟是猫，听不懂人的教诲。这一次，估计也是旧态复萌。

阿吉不知道小美得知阿福再次偷跑出去了会是什么表情，大概，又会像之前每一次一样埋怨；“阿福还不如我男朋友家养的那只毛丝鼠贝贝老实呢！”

小美是他们雇用的四个帮手之一，是店里的主管。阿吉下了楼去。

吉祥宠物店分两层，阿吉的工作范围在第二层，楼上主要是为宠物看诊治病，存放一些客人寄放的宠物，以及宠物店自养后拿去销售的动物，楼下则是宠物买卖的活动区，还有贩卖一些狗粮以及相关宠物商品，更主要的是宠物美容区。

阿吉下去的时候，两个工作人员正为一条萨摩耶犬洗澡，另一个工作人员在给一只贵宾犬剪毛，小美本人则在接一个电话，边听边频频点头：“明白了！”

在她挂上电话的同时，一个五六岁模样的小男孩兴冲冲地推门跑了进来：“布克布克，我来接你了。”或许是没看到布克，他扯住了小美的手：“我的布克在哪里？它没事吧？”

“啊，小学啊，布克没事，好好的……”小美转头，看到了阿吉，把小学领到了他面前，“阿吉，你记得小学吧？”

阿吉点头，小男孩叫顾嘉学，是顾家最小的孩子。他的宠物布克是条仅有一岁的杜宾犬，因为感染了细小，送到宠物店来治疗，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经过他的照料已经康复了，正等着主人领回家去。

“你的布克恢复得很好，走，我带你上楼领它去。”

“太好了！”小学拍起了手掌。

“那，拜托你了，我刚接了个电话，是酒店打来的，说有急事找祥子姐。”小美说，“她是在隔壁店里喝咖啡吧？我去叫她一声。”

“好。”阿吉边领着小学上二楼，边问：“小学一个人来接布克啊？”

“不是，我爸爸给我去买红豆双皮奶去了，马上就过来。”

小学的父亲便是如今顾氏集团新上任的总经理顾雍。

顾雍此刻站在吉祥宠物店隔壁的安心甜品店的柜台前，等着服务员把他点的甜品打包带走。不一会儿，一个印有“安心”店名的纸袋便递到了他面前：“一碗红豆双皮奶，一杯蓝山，谢谢惠顾，慢走。”

顾雍拎过纸袋便走，没走两步，他便停了下来，把纸袋放在了一边

的桌子上，打开了纸袋：里面的咖啡杯没放好，咖啡溢了出来，把纸袋弄湿了。顾雍皱了一下眉，把里面的双皮奶、咖啡、两小包砂糖，还有一次性羹匙都拿了出来，重新装好，这才拎着纸袋走出门去，进了隔壁吉祥宠物店。

早把自己的杜宾犬小心翼翼抱在怀里的小学兴奋地朝他喊：“爸爸，爸爸，看，布克全好了，一点事也没有。”

顾雍笑着点点头，提起纸袋示意儿子要的甜品也买到手了，牵着儿子的手往外走，冲阿吉点头，“麻烦你了！”

“应该的。”阿吉点头，隔着玻璃门看两父子上了车，小学冲自己扬手再见，他也举手挥了挥，看到回来接电话的妻子又往外走，“祥子，公司有什么急事吗？”

“啊，没什么，说是要接待一名重要的客人，让我明天注意安排好迎接工作。”李丽祥边推门边说，“我刚叫了咖啡，还没来得及喝呢，我过去喝了回头再跟你说。”

李丽祥回到安心甜品店，坐到了摆放着自己没来得及喝的咖啡的桌子旁，看到桌子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棕色的液体污渍，随手拿起桌上的纸巾擦了擦，把落在托盘外的一包砂糖放回去。

“老板娘。”一个十五六岁模样的少女坐到了她对面。

“是集子啊！”李丽祥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咖啡，抿了抿嘴，“是来给你家贝贝买东西吧？”

贝贝是集子养的一只银斑龙猫。

“对啊！贝贝的浴沙要换了，一会儿就去你们店里买！”集子点头，这时服务员给她端上了一杯奶茶跟甜品，集子先把一块小小的曲奇饼干放进嘴里嚼着，然后揭开包装小袋把两块砂糖放进了奶茶里，品尝了一下，皱了下眉毛。

集子是李丽祥上司的女儿，集子皱眉的样子，在李丽祥看来，跟她父亲简直一模一样。

李丽祥看着集子拿了糖包继续往奶茶里加糖，心里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忽然没了胃口，站了起来，“那你慢慢吃啊，我先回店里了！”

“好。”集子看着服务员把李丽祥喝剩的咖啡撤走了，慢慢地就着奶茶吃完了一碟曲奇饼干，这才起身，到吉祥宠物店买了浴沙，由司机开车送回了家。

集子回到家的时候，看到父亲陈太源正在花园里悠然自得地在花匠的指点下，栽培花草，看到女儿回来了，微笑着举起沾满泥土的手，朝她挥了挥：“哟，集子啊，我的宝贝女儿回来啦。”

“是的，爸爸！等我一会儿，我跟你一起种花。”

“好哇！”

集子做了个鬼脸，一溜小跑进了屋去，把浴沙交给了兰姨——在她家帮佣的工人。

父女俩玩泥巴玩得不亦乐乎，直到天色黑了，兰姨叫两人进屋吃饭。集子的母亲似乎依然还在外头，赶不及回来与丈夫跟女儿吃晚饭。

集子集感到恶心是在当晚上床休息后。因为胃部如被火烧般疼痛，她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第一反应是想呕吐，当开口想叫兰姨时，才发现喉咙亦有灼烧感，痛得厉害。

“兰……兰姨……”集子想从床上爬起来，却发现自己四肢乏力，直接从床上摔了下去，倒在了地上，她干呕出几口血水，痛苦地抽搐了几下，身体便慢慢躺平了，再无动静。

第二天，兰姨准备好了早餐，却只有陈太源一个人用餐，原本想叫醒集子的，陈太源看了看时钟：“今天是家庭聚会日，去大宅子之前，让集子多睡一会儿！”

过了一个小时后，陈太源看看时间，差不多要出发了，于是让兰姨去敲女儿房间的门。“集子？起床了，集子，先生叫你起床了！”兰姨没听到房间里有回应，轻轻地把门打开了，一眼看到了俯躺在地上的集子，吃了一惊，慌忙走进去把她扶了起来，“集子，你是怎么了？”

接触到集子的身体，兰姨才惊觉集子的肢体僵硬，而且冷冰冰的，再看集子的脸，苍白得失去了生气，她恐惧地尖叫了起来。

吃完早餐的陈太源正在书房看着报纸，迅速寻找着什么新闻，视线不停地飘向书房里的电话上，乍听到兰姨尖叫，吓得他一下站了起来。放置在书房角落里的矮几上、呆在笼子里的龙猫贝贝似乎也被惊吓到了，爪子不停地挥舞着，发出奇怪的叫声。

“兰姨，什么事这么大惊小怪的？”陈太源冲出了书房，循声走到女儿的房间，看到女儿躺在地上，而兰姨跌坐在另一边，离女儿远远的，满脸惶恐，陈太源惊诧片刻，瞬间明白过来，一个箭步跪到了女儿旁边，抱起了女儿：“集子？集子！”

“先生，集子她，她死了。”

不用兰姨说，陈太源也知道，自己的宝贝女儿竟然就这么毫无征兆地死了。这怎么可能呢？

陈太源的脸色阴沉得可怕，失去冷静地吼：“你是怎么照顾我女儿的？为什么她出事了居然不知道？”

“我，我不知道啊，先生，集子，小姐她，昨天还好好的啊！今天，今天就……我真的不知道，先生，我真的不知道小姐她是怎么了。”

“快报警，快去。”

陈太源紧紧地抱着女儿，看着兰姨跌跌撞撞地跑出去，久久不愿撒手。

“集子！集子！你醒醒，给爸爸醒醒！”

“集子啊！”